

名牌大学海归的尽头就是进外企或大厂？

22岁视频博主：我要定义自己的成功



22岁的“中韩混血”博主马丁苏向我们保证，自己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才放弃转正的。

今夏从世界排名前30的纽约大学(NYU)毕业后，这名视频内容创作者拿到了两份Offer。他选择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上海工作，但没过多久就主动提出了离职。不是因为薪资待遇不合意，而是当朝九晚五的工作性质和视频创作发生冲突，必须二选一时，他最终选了后者。

如今，马丁苏必须时时面对收入不稳定带来的焦虑，这是自由职业者经常要付出的代价。用他自己的话形容，这是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”的生活。当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主要是为了凸显视频博主的不确定感。

从马丁苏的身上，我们得以一窥Z世代(注：通常指出生于1995-2010年间的人群)职业观的转变。传统的“铁饭碗”渐渐不再吃香，当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，更多年轻人开始倾向于追求自主性、灵活性和多元化的职业体验，而不再让自己的人生被单一的职业和岗位所定义。

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制造了更大的信息茧房，加深了刻板印象。通过线上短视频的传播方式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是一种方式，而更好的方式，是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个国家。

自从中国实施免签政策以来，他深刻感受到身边那些国外的朋友来中国旅游的热情。他说，有韩国朋友已经来了不止一两次，而是五六次。

而让他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，是今夏带着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市长维多利亚·伍达德斯逛上海。他们当时不仅去了景点，也深入地聊了很多话题。他看出来，市长对于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非常感兴趣，“她通过我来了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。”

临别之际，伍达德斯市长告诉马丁苏：“当我以后在新闻里看到(关于中国的)负面内容时，我就会想到你，我会想‘这不可能是真的’，因为我在中国遇到的中国朋友不是那样的人。所以我认为，只有认识真实的人，世界才会变得更好。”

这段话让马丁苏感触深刻，“如果我能尽到自己的微薄之力，让每个自己接触到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产生一点点的改变，然后一传十传百，其实我期待的效果就达到了。”

他说，这就是自己之后想要侧重发展的方向。“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，英语也算比较流利。加上又是学新闻的，习惯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。所以我以后想多带些外国朋友进行中国游，不管是制作视频内容，还是从事相关的人境游工作……”

正如伍达德斯所说，“只有认识真实的人，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”。马丁苏确信，网络时代的人们更需要现实中的交流。

“我们身处这个时代，尤其需要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交流，建立起连接。我认为人和人之间的连接，是网络和AI代替不了的东西，它会变得越来越珍贵，越来越重要。因为这是人的本能，我们需要面对面的真实交流，这个需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我越在网上进行视频创作，就越发现一切最终一定会回归到线下。”

别人读研、考公或进大厂
我为什么不能走一条自己的路？

对于自己的未来，马丁苏设想了很多可能性，而与此同时，他不得不面对如影随形的焦虑感。一个人身处体制之外，意味着没有一份保底的薪水，也不再有人为自己交金，好似立足于社会的根基被突然抽走。于是他只能安慰自己，毕竟还年轻，正是出来闯的年纪。

即使是名校毕业，这份工作的得来也并不容易，他知道自己其实应该珍惜的。这也是马丁苏希望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点，即他并非出于年轻人的意气用事而提出离职。“大概工作两三周以后我就知道，自己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。公司是挺好的，工作内容也很好，但我就是压抑不住自己要去去做内容的冲动。”

他做视频创作，至今单打独斗，尤其是在做一些深度内容时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剪辑，因此无法在工作 and 创作之间找到平衡。一开始他想，先把视频创作放一放，就好好上班。“但是我发现自己不甘心，因为我做视频创作将近三年，这个东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我把它从几百几千粉丝养到现在，全平台加起来有50万左右的粉丝，我觉得自己真的没办法放手。”

他就跨出了自己那一步，他想，既然大家可以选择读研、考公或者进大厂，他为什么不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？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给了他尝试的底气。“一方面这个时代是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机会。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不设限的，不会被某一个职业定义。”

马丁苏现在比普通入更能理解“机会与不确定性并存的生活”是什么样的，他算了下，自己手头的商单再过一段时间就要结束了，如果到时候接不到新的商单怎么办？“我肯定会焦虑，”他承认，“当你全职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谁不听点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就会有无尽的焦虑。你会陷在里面，但是你也必须要告诉自己，得跳脱出来。”

必须接受没有活干的时候，“你就在这期间让自己的内容变得更扎实，把内核练得更稳，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历练的，也需要时间的。我会想自己半年之后在做什么，一年之后呢？我不知道，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会把我带到哪里。”

但有件事情，他是确定的。“我想通过自己创作的内容进一步连接世界，促进跨文化交流。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背靠中国，面向世界的角色，而上海是我的立足点，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精神，为我提供了精神和实际探索的舞台。”

20%的粉丝来自海外，
用视频更好地展现中国文化

生而为人，自我定义却常常是棘手的。当马丁苏在账号简介里用“中韩混血”来定义自己的时候，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质疑。

质疑他的人表示，中国人和韩国人都属于东亚族群，而混血指的则是差异较大的族群间通婚的直系后代，因此马丁苏不应当自称混血。

他承认道理是有的，但他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“中韩混血”四个字简意赅地给自己的身份一个定义，便于加强自身的网络辨识度。而且“混血”一词更多是作为一种泛称，意指他在两个文化相近国家的环境中成长，融合吸收了两者的文化特质。

这种死板身份的做法常常让他感到受挫，有一次，马丁苏和一个同样来自中韩家庭的女孩做了一次深度的访谈。“我们讨论了作为跨国家庭里长大的小孩怎么看待自己的生长环境，以及我们遇到的身份困惑。”视频发布后，他发现大家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中韩直系后代算不算混血上。“心里会有一点点失落，当时我剪了两期内容，加起来十几分钟，但很多人的兴趣只在这一个话题上面。”

一名内容创作者需要正向的或者建议性的反馈，反之则很容易制造困惑和焦虑。“你会觉得在短视频时代，想做深度内容确实面临很多困难。”他承认，“但这同时又是无解的，所以如果能留住那些可以接受深度信息的用户，对我来说其实就足够了。”

在纽约留学时期，马丁苏开始尝试用多国(包括地区)的语言进行视频内容的创作。父亲上海人、母亲韩国人，因此普通话、韩语和上海话都是他的母语；从小上国际学校，后又赴美留学，所以又讲得一口标准美音；而出于对日本流行文化的热爱，大学期间辅修了日语；现在，他还在学习粤语中。

不同语言为他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粉丝，渐渐的，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开辟一条不同国家地区间文化交流的赛道。在跨文化领域，他的视频正吸引越来越多人关注。用户画像显示，他的粉丝里有20%的IP地址来自海外。

他认为自己做的视频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，“一方面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把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；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更好地展现中国和中国文化。”

马丁苏迄今在各平台已累积了50万左右粉丝，但视频的数据仍时好时坏。也许走搞笑扮丑的路线会是一条捷径，但作为一个学新闻出身的人，他对于深度内容仍有一种执念。

“数据是非常直接的反馈，但数据不应该是唯一的评价标准。”马丁苏说，“也应该看到创作者本人从做视频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，比如说我得到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，交了一个有意思的新朋友，这些都可以让你颅内自嗨。”

中国人？韩国人？我就是上海人
这里的城市精神接纳了我的身份

1998年，马丁苏的母亲跟随丈夫来到上海定居，他们住在今天的韩国街一带。但当时还没有韩国街的叫法，只有一个小型的韩国人社区，几间韩国小吃店和超市。马丁苏2002年出生，他说，自己是在韩国街长大的。

和几乎每个跨国家庭中出生的孩子一样，马丁苏也经历过典型的身份认同的挣扎。这种挣扎在少年时期带来的冲击最大，“尤其在学校里，我在中国同学的圈子里是最像韩国人的那个，在韩国人的圈子里是最像中国人的那个。我就会感觉很累，因为最终大家都会把你当做外人，在哪里都没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。”

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渐渐演变成生存的压力，“我到底是哪里人？是不是一定要选一边站，然后跟另外一边做一个彻底的割舍？”直到留学那几年，他才逐渐和自己的身份和解。“在美国的时候，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有些和我一样来自跨国家庭。通过和他们的接触，帮助我化解了内心的困惑。”他终于第一次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身份，并将它转化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时的优势。

但即使在陷入中国人和韩国人身份的不断拉扯期间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：自己是上海人。

“我就是上海的韩国街长大的，这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所以我越来越认同自己就是一个上海人，不管我爸爸和妈妈是哪里人，我在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城市出生长大，那么我就是一个上海人。而上海也给了我足够的底气，正是这里海纳百川的精神才能够接纳我的身份。”

马丁苏觉得，他有义务和使命通过自己创作的内容更好地对外介绍上海。“不管是对全国其他省市的朋友，还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朋友，我都想要向大家介绍上海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，让他们知道这是一座多么有魅力的城市。”

“以后再看到中国的负面新闻，
我就会想这是不可能的”

在马丁苏看来，虽然网络的发达早已缩短了世界的距离，

